

布莱尔传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梁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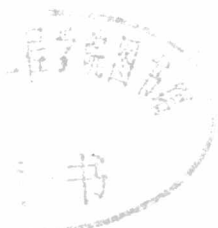
857

一
出
版
社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工党神童 ——布莱尔传

梁力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渊源	1
第二章	少年时代	15
第三章	牛津生活	36
第四章	早期思想	53
第五章	工党律师	69
第六章	跻身议会	94
第七章	新星升起	136
第八章	工党神童	156
第九章	畅游影子内阁	167
第十章	未来的工党领袖	193
第十一章	蓄势待发	209
第十二章	黑马诞生	231
第十三章	新工党新英国	245
第十四章	通向成功之路	270
第十五章	关键时刻	293
第十六章	布莱尔时代来临	316



第十七章 改革之风	341
第十八章 明智的首相	363
第十九章 新时代的风云人物	383



第一章

家世渊源

如果按照“出身决定论”者的观点，谁也不会想到，也不会相信托尼·布莱尔会成为工党的领袖。这位工党最年轻的领袖并没有从家庭中接受任何工党和社会主义的传统，他的父亲是位保守党人。不过他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这多少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也同他幼年时的家境有关。在工党内，领袖的出身对树立领袖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出身农民家庭，哈罗德·威尔逊的父亲是位化学工程师，并且一度失业。

1953年5月6日，托尼·布莱尔出生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是这个家庭中的老二，他的哥哥威廉·布莱尔比他大三岁，托尼的童年并不算十分幸福，父亲利奥·布莱尔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总想通过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



利奥的一生是白手起家的典范，他是由并不富裕的养父母带大的，可是他后来竟成长为一名大学的法律讲师，而且还当开业律师。

说起利奥·布莱尔的家世，可真够复杂的，用沧桑一词来表达一点都不过份。他是个私生子，出生不久就离开了生身父母。他的养父是格拉斯哥造船厂的装配工人，名叫詹姆斯·布莱尔，托尼·布莱尔的姓氏就是从那儿来的。詹姆斯·布莱尔夫妇与托尼·布莱尔的祖父母相识。起先，托尼只知道他的父亲利奥·布莱尔是被领养大的，但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祖父母是何人。直到约翰·史密斯去世后，《每日邮报》看出托尼·布莱尔有可能成为工党领袖，才研究了家的家谱并披露出来，他本人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世。

托尼·布莱尔亲祖父母的故事富有传奇和浪漫色彩，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也不可不信，因为无风不起浪。祖父名叫查尔斯·帕森斯；祖母叫西利亚·瑞卓维。他们俩都是演员，查尔斯的艺名是吉米·林顿。他们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一起演戏，在喜剧、音乐厅和戏剧小品中扮演角色。西利亚是个很不同寻常的女人，经历复杂。她不愿顺从自己父母的意愿在家过普通妇女所过的生活，在十五、六岁时就离家出走登上了舞台，并在17岁时与一



个姓哈丁的人结了婚。在第一次婚姻中她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保琳·哈丁后来回忆说，她母亲喜欢男人陪伴。然而，演员的生活是很不稳定的，经常要离家外出，这可能使丈夫很不适应。丈夫不能忍受她的放肆行为，对她很不好，经常殴打她。最终他们分手了。

西利亚很快又结了婚，可是第二次婚姻也很不稳定。1923年，当她同吉米·林顿一起外出演出时，在旅途上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利奥。当她的丈夫知道利奥不是他的孩子时，同她离了婚。在她意识到这个私生子已给她带来耻辱时，她就让住在格拉斯哥的詹姆斯·布莱尔一家领养了这个孩子。

在利奥出生3年后，吉米和西利亚结了婚。9年后，即1936年，这时利奥已过12岁，他们想把他们的亲生子要回去。可是利奥不愿意离开布莱尔家。布莱尔夫人是他知道的惟一的母亲，并且他也明显地爱他的养父、母。同时，布莱尔夫人也不愿意让利奥离去。所以，利奥还是留在了格拉斯哥，继续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

布莱尔夫人从不对人谈起利奥的生父母，并且坚持说他就出生在格拉斯哥。利奥本人似乎也忌讳谈起自己的真实家世，甚至对他的儿女也讳莫如深。利奥成长在工人阶级家庭，所以在他少年时接受了不少革命思想。他在1938



到1941年间，也就是他14到17岁时，曾担任过苏格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共产主义思想吸引了很多青年理想主义者。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后来当过工党副领袖、右翼领导人的丹尼斯·希利是牛津大学的共产主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利奥离开了学校，中断了接受教育，开始走上社会独立谋生，那时他才17岁。他先是在格拉斯哥的一家公司当办事员，1942年入伍，在军队中表现不错，1947年复员时已是一名少校。利奥是个有志向的青年，退伍后他就去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一年后，1948年，利奥回到格拉斯哥完了婚事。新娘与他同岁，名叫罗瑟琳·考克登，出生在一个叫多尼戈尔的乡村小镇农民家庭。她父亲去世后，便随母亲来到格拉斯哥，母亲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屠夫。

当利奥结婚的时候，他用了“布莱尔”这个养父的姓，而在此前，他还一直用生父的姓——“帕森斯”。为了纪念他的生父、母，他将他父、母的原名和艺名（查尔斯和林顿）联合起来作他的中间名字。有了孩子后，他把他养父的名字和生父的艺名（詹姆斯和林顿）给长子威廉作中间名字；把自己的中间名字给了次子。所以他的次子，即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托尼·布莱尔，全名是：安东尼·查尔斯·



林顿·布莱尔。托尼是安东尼的昵称。不过利奥从未告诉过他的孩子们这些名字的来历。

就在布莱尔出生后不久，利奥一家的生活又发生了一次转折：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邀请利奥去讲授行政法，利奥认为对于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所以他对这个机会很感兴趣。但是这样重大的决策，他还必须得征求妻子的意见，于是利奥就问海泽尔对此事的看法。而小布莱尔的母亲海泽尔由于在战争期间曾在悉尼居住过，所以对她来说，澳洲虽然遥远，但并不陌生。

1954年圣诞节前夕，布莱尔一家四口踏上征途，乘船开始了他们第一次长途旅行，四个星期的航行对他们来说比较愉快，因为阿德莱德大学非常大方地为他们提供了头等舱的费用。

当时，托尼·布莱尔只有1岁半，自然不懂得去观赏什么旅途风光，他对距离和时间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然而他那爱炫耀的天性在这次旅行中就已经暴露出来，他在有意无意中以自己的天真可爱成为全船瞩目的中心，当然，反映到具体行动上是无休止地唱歌和跳舞，还伴随着一些让大人们捧腹的淘气行为。在历时近一个月的航程中，客轮经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在印度的孟买稍做停留，最后终于抵达澳洲大陆。



澳大利亚，这块南半球古老的大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几乎是一直沉睡着，虽然当地生活着土著居民，但是对于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来说，那还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考古界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马来人、印尼人甚至阿拉伯人可能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到过澳大利亚北部，但他们都始终没有在那里定居下来。中国古籍《山海经》里就记载着中国人在当时无名的“神秘之地”所见过的三种东西——回力镖（飞来去器）、黑小猪及袋鼠，而这三样东西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独有的。15世纪时，中国航海家们的足迹已遍布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东非等地。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期间，曾派人前往澳大利亚，并在现今的达尔文港附近雕刻石像，埋藏于地下。该石像已被挖掘出来，并保存于该市博物馆里。如果那时的中国人抛开传统的乡土观念而选择开拓殖民于澳大利亚的话，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可能会改写了。

欧洲人知道澳大利亚的存在已经是在17世纪的事了。1606年，一个名叫威廉·詹斯的荷兰船长驶入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成为第一个发现澳洲的欧洲人。1642年，又有一位名叫阿贝尔·塔斯曼的荷兰船长进入了南澳大利亚水域，他将所看到的这一大片陆地称为“新荷兰”。此后，占领着印尼的荷兰人经常因偏离航线而



驶入澳大利亚水域，但他们当时认为这一地区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因而一直没有进行认真的考察，更没有正式占领。

1770年5月，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率领“恩德沃尔号”航船来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博塔尼湾。他在一个小岛上升起一面英国国旗，正式宣布把他所发现的地区统统划为英国领土，并把这一地区称为新南威尔士。1783年美洲殖民地发生革命后，英国人失去了来自美洲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时值工业革命初期，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落于城市，犯罪现象急剧增多，以至于如何处理犯罪人口成了困扰英国政府的一大难题。当时的社会改良者向政府提出了一项“伟大的”建议——消除犯罪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罪犯驱逐出这个社会。

1787年5月13日，由阿瑟·菲利浦船长率领的英国皇家海军“第一舰队”，浩浩荡荡地从朴茨茅斯港启航，前往澳大利亚的博塔尼湾。这只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押载着586名男犯、191名女犯。这些船还塔载着13个犯人的孩子、211名水手和英国政府官员以及46位随行家属，此外，还有一位总督和9名随员。1788年1月18日，船队到达了库克船长所发现的博塔尼湾。但是，菲利浦船长认为：这个地方不甚理想，于是带领船队继续向北航行，从而发现了一处世界上少有的天然良港。1月26日，他们开始在



这里建立澳洲大陆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点，并给这个地方取了当时负责殖民事务的英国住房部长洛德·悉尼的名字。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就成为英国政府流放罪犯之地。直到1850年，英国政府才取消了这一做法。至此，英国已经向澳大利亚输送了15万多犯人，其中20%是妇女，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妓女。这些犯人多半是来自英国城镇的贫困阶层，很少有人受过正规的教育。到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经济生活都还非常落后，在欧洲人的眼里，那里依然是一块“蛮荒之地”。

澳大利亚的繁荣始于1851年。这年4月，有一名叫爱德华·哈格拉维斯的人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山谷里发现了黄金。很快，在维多利亚和昆士兰也发现了黄金。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无数的欧洲人、美洲人和中国人蜂拥而至。到1861年，澳大利亚人口总数从1850年的40万增加到120万。这股“淘金潮”自然也波及到了苏格兰，许多苏格兰人带着“发财梦”移民到了澳洲。而刚刚从苏格兰教会分离出来的“自由苏格兰教会”，也随着这股移民浪潮在澳大利亚落了脚，先后在悉尼和墨尔本建立起了分部。墨尔本是在1835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小镇，起初叫菲利普港。1837年，为纪念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墨尔本才起了现在这个名字。1851年在维多利亚发现黄金以后，它



成了维多利亚的首府并迅速繁荣兴旺起来，从一个小港口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与当地淘金者云集于此，进行黄金和其他商品交易。到1880年前后，“墨尔本，美妙的墨尔本”已经拥有约50万人口，不仅成为澳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同时也跨入世界大城市的行列。

利奥·布莱尔一家移居的地方是离墨尔本不是太远的阿德莱德。虽然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阿德莱德的居民喜欢把他们自己与其他澳大利亚人区别开来。性格拘谨、喜欢空谈、过着隐居般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成了当地居民的性格特点。长期以来，长老会一直统治着阿德莱德。直到19世纪末，他们仍使阿德莱德保持了作为一个富裕的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他们的墨守成规也使阿德莱德成为一个“灰色的城市”，缺乏生机和活力。

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座城市仍很保守，但是，在澳大利亚总体形势不断发展进步的大前提下，阿德莱德也像澳大利亚所有的地方一样在国家发展的统一轨道中发展。这时，政府的政策允许每年20万非官方的白人移民进入，去填补澳洲大陆巨大的空间。目标是使人口增长到本世纪末到达3000万。在政府的鼓励下，许多欧洲人来到这儿，他们早已厌倦了喧闹拥挤的欧洲，希望在这里灿烂的阳光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阿德莱德的加工业有了迅猛



的发展，城市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由于人口居住的分散化，城市的郊区发展很快。这些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显然不同于阿德莱德的老居民，随着移民数量的上升，阿德莱德也在发生着变化。

利奥一家在阿德莱德一住就是三年，托尼的妹妹萨拉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利奥一家似乎都不十分喜欢澳洲，初到异地的新鲜感消失后，他们还是思念英国的生活。大儿子威廉不时吵吵嚷嚷要回英国去，而海泽尔也经常独自流泪，思念遥远的故乡。

“我从来就没有打算永远留在澳大利亚。”利奥经常这样安慰家人，这当然也是他的心声，因为在阿德莱德这样一个郁闷压抑的地方，他的感觉也非常不好。后来也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利奥看到了苏格兰杜尔汉姆大学的招聘广告，经过联系，利奥成功地在那所大学为自己谋到了一个法律讲师的职位。1958年1月，海泽尔先一步，带着孩子们乘飞机回到了英国，而利奥则由于工作的交接等原因，在澳洲多留了六个月，完成了剩余的教学任务。在此期间利奥还完成了一本有关澳大利亚公共服务法律的专著（虽然从篇幅上看只是一本小册子，但毕竟是他的第一本法律著作），然后才回到了英国。

从澳大利亚回国后，利奥·布莱尔的社会地位提高了，



进而引起利奥的政治立场也很快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如果说二战前利奥在政治观点上是比较激进的，那么现在他转向了保守，体现在英国的党派政治中就是他倾向于支持保守党。究其原因，首先是二战结束后不久开始的冷战以及政府的政治宣传、对苏联的重新认识促使西方许多共产主义者重新评价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使得许多原先向往苏联模式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转向右倾；其次是在澳大利亚三年的经历使他更容易与英国政党中的右派取得共鸣。

回到英国后，利奥一家正式落脚在了杜尔汉姆，而且再也没有搬迁到其他的地方。当地切里斯特学校的校长坎农·约翰·格罗夫为利奥一家在老校址找到了一所空闲的公寓房，位于这座5层公寓楼的顶层，公寓楼旁边就是一所大教堂，这个学校在大教堂的周围，环境非常优美、质朴。利奥·布莱尔一家在这所公寓住了几个月，开始重新熟悉英国的生活，并且认识了许多人。不久，布莱尔一家又搬到了杜尔汉姆市中心的一所房子里，这是利奥·布莱尔购买的无主房。由于房屋长期没有人居住、看护，房子比较破旧。利奥不得不聘请了一个建筑师来设计和修缮这所房屋。

“小时候，我们经常搬家，”后来托尼·布莱尔这样回忆说：“直到最后才在杜尔汉姆安定下来，以至于在我的印



象里，我们从来就没有固定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地方，也很难确定我们究竟属于哪个社会阶层。”说归这么说，但是托尼·布莱尔从未怀疑过他所属的中产阶级阶层。

早在1947年5月，也就是利奥离开皇家信号部队，成为英国一名地方低级税务官员后，利奥·布莱尔就曾说过：“其实，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我早在1945年时就投保守党的票了，支持保守党。”当时他简单地把他转向保守党的原因归结于生活的巨大变化，他从在考文租房居住的贫穷生活上升为官员“集体用膳”的生活。现在利奥又成为历史悠久的杜尔汉姆大学的一名教师，利奥当然希望自己能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最终摆脱原来的属于工人阶层的根基。此外，他开始向英国的律师界进军，并在纽卡斯特尔做了高等法院的一名律师。后来，利奥又加入了保守党，1961年利奥·布莱尔成为了杜尔汉姆郡保守党主席，并且有了进军议会的雄心，把成为威斯敏斯特议院的议员作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他还就为什么带领全家从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返回英国向朋友们解释说：“我喜欢澳大利亚的学术气氛，我在那里有一些非常好的同事，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雄心，就是成为一名英国的议员，如果可能，我甚至希望自己能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



也许在外人看来，利奥这样说似乎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在朋友们眼里，利奥并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他们相信利奥的能力。在杜尔汉姆落脚六年后，利奥就成为当地保守党组织的主席，并且是英国东北部地区有名望的保守党人之一。雄心勃勃、崇尚自我奋斗的利奥·布莱尔还做好了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准备。利奥总是这样对朋友说：“我准备寻求任何空缺的保守党席位。”

东北部的保守党政治家都愿意与布莱尔一家呆在一起，其中一些人还是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但很明显，没有人把利奥·布莱尔这个有抱负的保守党人和他们在杜尔汉姆遇到的男孩托尼·布莱尔，这个后来的工党主席、英国首相联系起来。

后来，托尼·布莱尔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他不喜欢高高在上的、贵族似的保守党，而是热衷于自下而上的革新。我理解我的父亲，因为他崇尚自我奋斗；我也了解公众心目中的贵族式的保守党党魁，他们与我的父亲来自不同的阶层。”性格外向、斗志昂扬的利奥可以说是一个模范的保守党人，他与保守党的许多重量级人物都有交往，所以在许多人眼里，利奥是一颗真正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是一个性格外向、可爱、精神饱满的人。